



锦衣如雪，
纷然满于九衢。

传奇中的大唐



吾义夫也。
闻子之说，气辄俱动，
恨无七羽，不能奋飞，
是何可吝之谓乎！



刘勃 著



狐口中蝴蝶，
若能得之，
当为天下所爱。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传奇中的大唐

刘勃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奇中的大唐 / 刘勃著. — 北京 :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8.8

ISBN 978-7-5142-2124-4

I. ①传… II. ①刘… III. ①传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4476 号

传奇中的大唐

著 者: 刘 勃

出 版 人: 武 赫

出 品 人: 陈沂欢

策划编辑: 马晓茹

责任编辑: 周 晏

特约编辑: 赵云婷

地图编辑: 程 远 韩守青

图片编辑: 吴学文

责任印制: 邓辉明

营销编辑: 李雪洋

装帧设计: 王喜华

排版设计: 北京书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a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213 千字

印 张: 9.5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I S B N : 978-7-5142-2124-4

目 录

第一部分 长安的春天——唐传奇中的考试与爱情

《莺莺传》：前任的凯旋 3

《霍小玉传》：渣男的病根 20

《李娃传》：放手的智慧 46

名门、名媛与名妓 75

科举：考场内外 93

第二部分 超越物种的爱欲

《柳毅传》：好心与好运 115

龙的传说 136

龙心难测 154

《任氏传》：长安城第一只爱上男人的狐狸？ 173

男人需要怎样的狐狸精？ 197

不愿娶领导女儿造成的血案 213

古镜下的绝唱 217

第三部分 剑侠无情缘

《虬髯客传》：唐太宗的分身 225

安史之乱后的侠客 246

外一篇 怎样佛系地斗鸡 271

代后记 唐传奇的作者、读者及其他 281

第一部分

长安的春天

——唐传奇中的考试与爱情



麻衣如雪，

纷然满于九衢。

——牛希济《荐士论》

长安有平康坊，

妓女所居之地。

京都侠少萃集于此，

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
游谒其中。

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开元天宝遗事》

《莺莺传》：前任的凯旋

元稹的《莺莺传》，当时影响就很大，后来流传更广，于是就有了许多改编版本，一直到元代，出现了王实甫的《西厢记》。

当然，这改编是夺胎换骨式的。

张生和莺莺的相识

按照《莺莺传》的说法：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有一位张生，性格好，长得也漂亮，就是和朋友一块儿玩的时候，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表现很不积极。所以，已经二十三岁高龄了，还“未尝近女色”。按照当时读书人里的习气，这就算很诡异的。以至于不免有朋友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张生给了这样一段解释：

“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

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

这段话里用了《登徒子好色赋》的典故。登徒子向楚王打宋玉小报告，说宋玉是好色之徒。宋玉反驳说，不对，我是很纯洁的，好色的是登徒子自己。然而宋玉证明登徒子好色的理由是，登徒子的老婆丑得要死，他却还和老婆生了五个儿子。

可见，《登徒子好色赋》里“好色”的意思，不是喜欢美女，而是性欲旺盛，不管对方长成什么样都下得去手。

而张生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性欲旺盛不是好色，善于发现、欣赏女性的美，才是真好色。张生表示，自己看见美女还是很上心的，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已，所以才保持处男身份至今。

这种二分法，和《红楼梦》里警幻仙子的观点差不多。登徒子，是“皮肤滥淫之蠢物”；张生则和贾宝玉一样，是“意淫”一派。

不久之后，张生到了山西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住在蒲州城外十余里的普救寺。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一位“崔氏孀妇”，姓郑，论起来，这位郑老夫人算是张生的远房姨妈。

这时，当地发生了兵变，失控的士兵开始肆虐百姓。郑老夫人带着很多财产，觉得自己正是待宰的羔羊。刚巧张生与“蒲将之党”有点交情，便请人过来保护，帮崔家渡过了危机。

局势得到控制之后，郑老夫人对张生非常感激，于是在内堂设宴感谢张生，并且说：

“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

姨妈我一个寡妇，带着小孩子，不幸遇到这样的大灾难，按说很难活命了。一双幼小的儿女，都靠你才得以保全。现在，我让他们以拜见兄长的礼节来拜见你，希望能报答你的恩情。

十岁的儿子自然马上就出来了。女儿也就是崔莺莺却自称生病，始终躲在后面。直到母亲发怒说：“张家哥哥保全了你的性命，不然，早就被乱兵抢走了，还有什么嫌疑好避的呢？”

又过了好久，莺莺才出来，她看起来非常美丽、娇弱而羞涩。张生询问莺莺的年纪，郑老夫人说：

“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

按照当时的礼法，张生问女孩的年纪，本来颇为冒昧。但郑老夫人不但不以为嫌，反而回答得唯恐不详尽，她本来说十七岁就可以了，但非要具体到哪年生、几月份，生辰八字差不多都给报了。

饭桌上，张生开始尝试逗莺莺说话，莺莺始终没有回答。

到这里我们发现，从编故事的技巧上说，《西厢记》高明得不是一星半点。

今天，不管是写通俗小说，还是写剧本，都讲究要有戏剧冲突，而且强调冲突要集中在主要人物身上。

即使以这个标准而言，《西厢记》仍然是很高明的作品。

《西厢记》里，张生路过蒲关，住进了普救寺。他为什么要住进来呢？因为他看见了崔莺莺。为了追求这个美丽的女孩，他放弃了原本进京应举的计划，决定留在这里。

然后，崔家陷入危险之中了。为什么呢？因为莺莺的美丽名声太大，把强盗招来了。孙飞虎带着五千兵把普救寺团团围住，口号就是“掳莺莺为妻，是我平生愿足”！

老夫人在无奈之下，接受了“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的主意。然后张生就跳出来了：解围这事，我去！

解围成功之后，老夫人就开始反悔。于是想出让张生和莺莺结为兄妹的主意——结拜，正是为了赖婚。

和《西厢记》环环相扣的情节相比，《莺莺传》的叙述，平平淡淡就像一篇散文。莺莺很晚才出场，前面张生一切行为的动机，也和莺莺无关。

在《莺莺传》中，张生住进普救寺，是偶然；崔家处于危险中，是偶然；张生出头解危急，是因为他和郑老夫人的亲戚关系；郑老夫人让莺莺拜见张生，是为了表示感激，可能有嫁女的意图。而在《西厢记》中，张生住进普救寺，是为了崔莺莺；崔家处于危险中，是为了崔莺莺；张生出头解危急，是为了崔莺莺；郑老夫人让莺莺拜见张生，是为了不让张生娶崔莺莺。

当然，二者间最大的区别，在于郑老夫人的态度。

《西厢记》里，张生和莺莺彼此是一见钟情的，两人恋爱成婚的最大障碍，就是郑老夫人。《莺莺传》里，如果不是郑老夫人那么积极主动，两个人根本就不会见面。看郑老夫人对张生的那个热乎劲儿，她分明就是很想把女儿嫁给张生的。

这当然也是因为两部作品中，老夫人的地位不同。《西厢记》里，老夫人是宰相之妻，家族“三辈不招白衣女婿”，当然看不上

张生这种寒酸书生。《莺莺传》里，这个“崔氏孀妇”虽然手头有一些钱，却不见得有多大来头。张生和自己本有亲戚关系，也就是大抵门第相当，这个相貌和品行看起来都不错，人脉显然也颇深广的年轻人，这时在她看来，或许已经是最好的女婿人选了。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老夫人这个最大障碍不但不复存在，甚至变成了催化剂，《莺莺传》后面的情节，该怎么往下走呢？

张生求爱不求婚

饭桌上见过一面之后，张生就开始了对莺莺的追求。

追女生的套路，是有普适性和恒久性的。心仪对象不方便直接接近，就先找闺蜜，而贴身丫鬟，就是最重要的闺蜜。

莺莺的丫鬟叫红娘。张生和她套了一阵近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红娘就羞红了脸逃走了。

张生很后悔，但第二天，红娘又来找张生，并且主动对张生说：

“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

你跟我说的话，我不敢跟我家小娘子说，也不敢跟别人泄露。然而，崔家联姻的对象，您应该是很清楚的，何不趁着对崔家有恩情，来求婚呢？

简单说，就是红娘提议张生直接去找老夫人，求娶莺莺。

其实这也未见得是红娘的主意。红娘说，她没有把这事向莺莺说，但实际上可能还是说了的。于是莺莺自己流露了这么一个期待，但她有女孩子的羞涩，自然不好直接表态，所以拿红娘当盾牌。

然而张生的答复是：

“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

这段话，前半是强调自己自幼很高冷，现在一见莺莺，感情彻底失控。运用对比反衬的手法，渲染自己的爱恋之热烈。

后半是说，找媒人求婚，礼仪很复杂，没好几个月流程无法走完。然后用了《庄子》里“涸辙之鲋”的典，表示我现在是即将干涸的小水洼里的小鱼，求婚像是把西江水引过来，水是很多，但水来的时候，我早就干死了。

这番话说得好像很深情，其实关键词却是，别谈结婚。

《西厢记》里，张生不求婚，是因为毫无成功可能，求了也白求。

《莺莺传》里，张生不求婚，却是因为一求就成了，而他不想成。

这牵涉到一些身份问题。

《莺莺传》里的莺莺是什么人？她家虽然姓崔，但显然不是正宗的清河崔氏。当然，陈寅恪先生那段“莺莺”其实是“九九”，所以莺莺的原型可能是个妓女的猜想，显然也在作品中找不到任何依据。其实他老人家的证明，思路精妙，根脚不牢，大师自己也是清楚的，其文

曰：“惜未得确证，姑妄言之，附识于此，以博通人之一笑也。”就是太好玩了，憋不住想说的意思，并不太当真。

一些古代学者推测莺莺的原型，则说她的父亲叫崔鹏，曾做过永宁县尉。

大致来说，唐代的县长官叫作县令，以下有县丞、主簿和县尉。和更基层的县录事、县司功佐、县司户佐、典狱之类的职务比，县尉算是逾越了一道鸿沟，因为它已经属于九品三十阶的流内官，和那些吏员性质不同。

但毕竟，县尉也只是刚入流而已。而莺莺的父亲，在这个岗位上再也没有得到升迁。

这个定位，和《莺莺传》的描写倒是很符合。崔家好不容易挤入了官僚队伍，积累了一点财富，顶梁柱却死了，中产阶级焦虑简直浓得化不开。莺莺的婚事尤其是个大难题，如果干脆是小门小户，那么找个普通人家，或者给大户人家做妾，都是很自然的选择，而崔家显然不甘心就这么堕入底层。但要找个官宦子弟，人家又未必乐意了。

所以难怪郑老夫人看见张生会那么两眼放光积极主动。

张生的家庭背景，《莺莺传》里没怎么介绍。不过一般认为，张生为元稹自寓。

如果假设张生就是元稹，那么张生的行为，确实更好理解。

张生（元稹）的祖上是显贵，但到他这一代，早已经没落。他父亲去世得早，全靠母亲抚养成人。张生二十三岁还未近女色，他讲了一套高大上的理由，但实际上也许仅仅是因为穷而已。

贫穷带来的窘迫与痛苦，还有对祖上荣光的记忆，都让他无比渴望成功。

当然他也确实有很好的条件，第一他远比别人努力，第二他远比普通人聪明。

按照当时的标准，要想取得成功，就要在两件事上证明自己：宦与婚。第一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场的入场券；第二是娶一个门第高贵的妻子。

可能是家境所迫，张生需要尽早取得一个功名，所以他没有选择难度更大，需要动员更多场外关系的进士科考试，而是考了一个明经。

明经科主要就是考背书，难度要小很多。

无论如何，十五岁就考中明经，还是很能体现天才的。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中明经之后很久，他也没有取得一官半职。并且直到后来他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时候，明经出身，还常常成为别人鄙视嘲笑他的一个理由。

《唐语林》中有这样一条：李贺年纪轻轻就有才名，元稹很想和他结交。结果李贺看见元稹的名片就退了回去：“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这是个段子，不大可能是事实，但正因此可以看出，在段子手心目中，元稹已经是被鄙视的明经的代表了。

不要急于去获取一个容易得手的目标，这给了张生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而现在看来，莺莺恰恰是这样一个目标。

张生掂量了一下，明经说起来不好听，但之后还有宏词、拔萃之类的考试，考得好，就还有翻身的机会。之后，以自己的条件，找山东五大姓或者还有困难，找一个来自韦、裴、柳、薛之类的河东大姓的女孩做妻子，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如果娶了莺莺，就会成为明经出身之外，自己的第二个人生污点。

莺莺的美丽动人，让张生感到难以自持，但作为一个高度理性的人，他不会因此做出牺牲自己前途的选择。

对这场恋爱的期待，莺莺和张生，一开始就完全不同。

飞蛾投火的莺莺

不论《莺莺传》还是《西厢记》，莺莺的纠结反复，都令人印象深刻。

张生写了两首春词，让红娘交给莺莺，莺莺就回复了那首著名的《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

这二十个字的意思很明确，不至于有什么误读。《西厢记》里的张生就解释得很准确：“‘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

但张生真的过去找她，莺莺却穿得特别正经，表情特别严肃（“端服严容”），给张生讲了一通“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的大道理，讲得张生几乎绝望。

然而几天之后的晚上，她却主动去找张生。我犹豫了半天，放弃

了翻译的打算，还是照引原文：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

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

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

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

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

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

这一段写得含蓄朦胧，如梦似幻。相形之下，越发显得《西厢记·酬简》一折，什么“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全是文言里的陈词滥调。我念中学时还是匮乏年代，《酬简》和《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新婚一样，还可以当小黄文看。现如今各类资源丰富得吓人，《西厢记》的写法，就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了。

对莺莺的几次改主意，文学史教科书有个套路化的概括，说她既有追求自由恋爱的渴望，又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

这话也没啥大错，只是不要把礼教当作一个纯粹负面的概念。包括礼教在内的一切社会规范，都有两重性：一是束缚，二是保护。突破束缚，则意味着放弃保护。莺莺是聪明人，所以并不是傻傻地被束